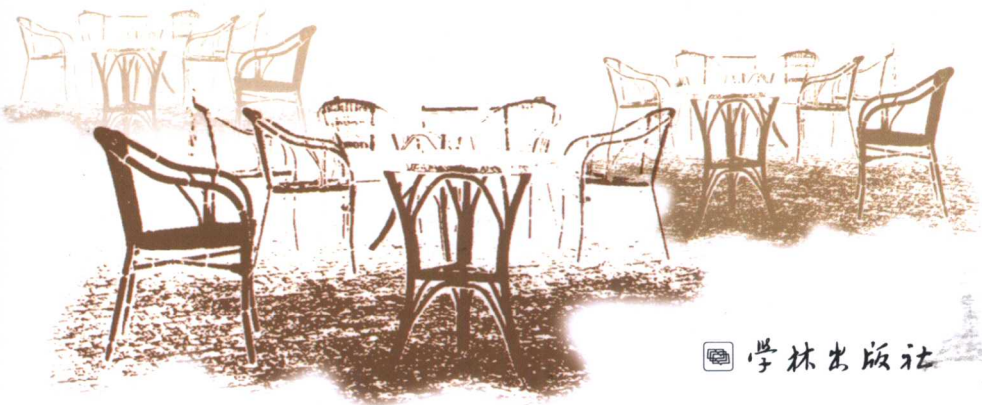


苍山夜话

李森 张晓红 杜威·佛克马 著

文学教育和后现代主义
中国当代文学个案
文学通则面面观
物质时代的文学功能
阐释和分析
文化问题
先锋艺术
隐喻问题
现代性与文学艺术
女性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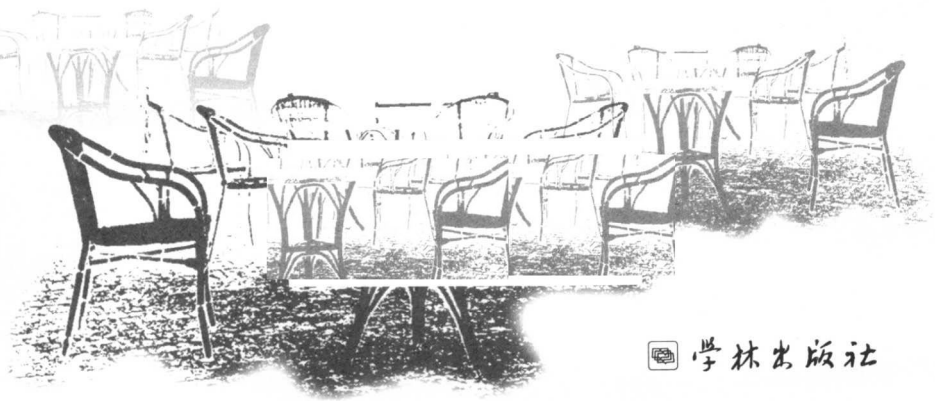
CANGSHAN YEYU



学林出版社

苍山夜话

李森
张晓红
杜威·佛克马 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苍山夜话 / 李森, 张晓红, (荷) 佛克马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6. 10

ISBN 7-80730-251-8

I. 苍... II. ①李... ②张... ③佛... III. 文艺
理论 IV. 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4743 号



苍山夜话

- 作 者——李森 张晓红 杜威·佛克马
责任编辑——许钧伟
封面设计——杨文伟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844088
照 排——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出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9×1194 1/32
印 张——6.5
字 数——15 万
版 次——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4 500 册
书 号——ISBN 7-80730-251-8/G·71
定 价——16.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李森, 1988年毕业于云南大学中文系并留校工作。现任云南大学教授、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院长。在《花城》、《作家》、《人民文学》、《读书》等国内外报刊杂志上发表诗歌、散文和文艺理论文章300余篇, 已出版《画布上的影子》(东方出版社2000版)、《动物世说》(花城出版社2002版)、《鸟天下》(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荒诞而迷人的游戏》(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等著作5部, 主编著作6套, 参编著作4部。是“他们”诗派诗人之一。



张晓红, 1995年毕业于湖南大学西语系, 获语言学硕士学位。1995~1999年在北京语言大学任讲师, 1999~2000年在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进修北欧文学。2000年开始在荷兰莱顿大学非西方研究学院攻读文学博士学位并从事教学工作。2004年获文学博士学位, 并获莱顿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奖。现在深圳大学文学院任教。其博士论文 *The Invention Of a Discourse: Women's Poetry from Contemporary China* (《话语的独创: 当代中国女性诗歌》) 2004年由荷兰莱顿大学出版。



杜威·佛克马，男，1965年毕业于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1966—1968年任荷兰驻中国外交机构临时代办，回国后致力于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的研究工作。佛克马先生是当代世界著名的文艺理论大师，曾担任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的秘书长、副主席、主席等职，现任国际比较文学学会荣誉主席，欧盟科学院文学戏剧委员会主任。他的主要著作包括《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与蚁布思合作）、《文学史，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臆想：1910—1949主流欧洲文学》（与蚁布思合作）、《欧洲文学中的现代主义》等几十种。

友谊与对话(代序)

李 森

我与杜威·佛克马(Douwe Fokkema)教授和张晓红博士的友谊必须从头说起。但即便如此,我也只能说出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断。友谊是很难用语言表达的,因为语言面对心灵永远是巨大的障碍。我们三人的友谊建立在对学术的忠诚之上,也是惺惺相惜的表现。因此,这样的友谊显得非常宽容、理性和尊贵。追求这种友谊是我作为一个人的需要(维特根斯坦对人最高的评价是:“你是一个人。”),我的许多朋友给了我这样的友谊,使我的生活和生命获得了意义,我对他们充满了感激之情。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与我神交的那些从未面颜的人们,包括亘古以来创造了人类精神史的诸多大师,还有那些处在庸常生活底层仍然保持着尊贵人品的普通人,他们是支持着我生活下去的理由。生活的意义就是对生活内涵的解读。

杜威·佛克马教授是当今世界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他在20世纪60年代末,曾做过荷兰政府驻中国的最高外交官——临时代办,那时荷兰还没有与中国正式建交。他是见过毛泽东、周恩来的人,对中国的许多事情了如指掌。至少在15年前,我

就开始阅读佛克马先生和蚁布思(Elrud Ibsch)教授合著的《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一书,后来又阅读佛老与汉斯·伯顿斯(Hans Bertens)主编的《走向后现代主义》和佛老与蚁布思合著的《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等著作,我对佛老的学术心仪已久,想不到有那么一天,我能与佛老见面并能与他进行学术对话。我一直认为,如果你常常想起某个人,你就会受到其或多或少的影响,同时也会对各种影响进行选择。

这一切都是因为某种人生和学术机缘使然。2002年9月,一位荷兰莱顿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因为要写关于中国当代女诗人诗歌研究的博士论文,专程到昆明来采访诗人海男。这个人就是佛克马的博士研究生张晓红。某个傍晚,海男、陈川、张晓红和我四人在昆明尚义街的一家傣味餐馆吃饭。我们一见面就谈起了美国现代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我很喜欢史蒂文斯的诗歌,张晓红和海男也很喜欢。史蒂文斯被称为“诗人之诗人”,喜欢其诗歌的人至少是对智性写作和现代诗学非常敏感的人。我对眼前这位滔滔不绝地谈论诗歌问题的女博士很有好感(尽管她不喜欢我在“博士”前加个“女”字),至少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熟悉现代诗歌并喜欢史蒂文斯的女博士。后来听她说,她对我的诗学见解也很佩服。我们互相“吹捧”了一番。当晚,她就决定要连我一起采访,我也就不客气了。

记得当我得知她是佛克马教授的学生时,我也谈了对佛老一些学术观点的看法,比如他在方法论上有科学主义的倾向等。我看张晓红有些吃惊,她似乎很奇怪,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疆,一个出蛮子的地方,还会有对她这个洋博士研究的领域如此了解的人士。我跟她说,我只是好读书不求甚解而已。随后听她

说,她已经非常兴奋地通过手机短信或电子邮件,把与我等相遇的事情告诉了远在荷兰的佛克马教授。

晓红到昆明那天,先在昆明东郊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条件有点差。经过一番学术谈话,我觉得这个博士生应该住到大学里来,就帮她退了房,搬到云南大学宾馆来住。云大宾馆在文化巷,离当时海男的住处不远。文化巷是昆明著名的学术活动地段。我跟张晓红说,西南联大时,钱钟书、沈从文先生们就住在这一带。后来晓红在《遥远边地的三个作家》一文中写道:“云南省省会昆明,远离中国文化中心北京、上海,却在文化上拥有许多辉煌过去:画家徐悲鸿,诗人闻一多、冯至,作曲家聂耳,作家钱钟书、沈从文,还有学者费孝通等都曾活跃于这块土地。现在,昆明又成为一些年轻作家固守的家园乐土,这些年轻作家包括李森、海男和陈川。他们三位的关系似乎是铁三角,每有闲暇,便聚在一起分享阅读经验。他们通常的约会去处是云南大学附近的一家小餐馆,那是一座两层的木式小楼,楼梯有些破旧,踩上去吱呀作响。馆子里大约有二十张方桌,地板泥泞。三位作家就在这里交换书籍,交流观点。令人惊讶且钦羡的是,他们异常熟知国外文学艺术,对于博尔赫斯、艾略特、卡夫卡、昆德拉等国外大师耳熟能详。”晓红面对云南的鸡枞、干巴菌、牛肝菌等山珍,胃口大开,但似乎吃得既痛快又慌张。她害怕长胖。她说,她在荷兰家里煮面条吃,都是要用戥子称一称的。我暗自想,她的饭在西方是“科学主义”的吃法,可一回到中国,就被“酱缸”里的饕餮文化消解了。

晓红那次采访我,整理出了一篇《创作与批评的对话——春城昆明采访李森记》,这篇文章约2万字,后来一部分发表在《云

南大学学报》(社科版)上,一部分发表在莱顿大学 *Newsletter* 上。2004 年 11 月,通过张晓红的努力,佛克马教授决定在他访问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之后,再访问云南大学。佛克马教授和张晓红博士访问云南大学能够成行,吴松校长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人事处周学斌处长给予了很多帮助,文学与新闻学院段炳昌院长等老师付出了许多辛劳。我为我们云南大学的学术环境和人际环境感到骄傲。

据张晓红说,在邀请佛克马的过程中,她对我的小小学问给予了许多赞美,将我的诗学观点四处播扬。我相信她是真心的,她也有直率的优点。当然,她越赞美,我越惶恐,我还真的有点怕面对佛克马时,给她丢了学术之脸。毕竟人家佛老是国际声望很高的文艺理论家和文化学家。张晓红还告诉我,佛老已经看过她采访我的那篇《创作与批评的对话》,觉得有些观点很有意思,而在来昆明的飞机上又在阅读那篇文章,搞得我有种此大人物“来者不善”的感觉。尽管张晓红在不断解释:其实老师是很可爱的,很随和的。当然我也从来不怕大师,虽然“艺”不高,可“胆”却不小。我从来不搞那种地方性的、狭隘的小学术。我认为学术就是学术,凡人类的本真的学术,都是相通的。

在佛老决定访问云大时,我就斗胆提出了在云南与佛克马、张晓红作一系列学术对话的建议。我使用的词是“对话”,而不是“采访”。想不到佛老还真的答应了。这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也是一次机会。当然,我这个人是有性格的。我觉得做人要厚道,但在学术交流中既没有必要逞强,也无须示弱。有这样的心态面对佛老,我就很坦然了。我们的学术对话比预想的做得更好、更愉快。2004 年 7 月到 8 月间,我访问荷兰莱顿大学,

继续进行我们的学术对话。同时,我个人对佛克马进行了采访。我问他对云南大学的印象,以及与我们进行学术交流累不累云云。佛老说:“我对云南大学授予给我的‘荣誉教授’头衔深感荣幸。而且你计划好了与我和张晓红进行一系列对话。起初我对你的想法持怀疑态度,不过我很快发现对话是一种很好的自我表达和增进相互了解的渠道。你通过大量阅读翻译作品,获取了对西方哲学和西方文学艺术的渊博知识,我对此非常赞赏。”佛老熟悉许多中国名学者,他对我的“赞赏”使我很感动。我记得在从大理回昆明的路上,佛老还把我与一些国内著名学者进行比较。我想,我多年潜心学术,从不阿谀学术潮流,从不屈服学术谎言,也终于获得了一点存在的尊贵。

佛克马教授在云大作了两场学术报告。一场是《无望的怀旧,文学重写的凯旋》(*Hopeless Nostalgia, Triumph of Rewriting*),另一场是《美国和欧盟在分道扬镳吗?》(*Ar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Drifting Apart?*)。张晓红作了一场,题目是《互文视野中的当下中国“女性诗歌”》。云南省各高校从事文艺理论教学与研究的一些学人,还有一些名作家来参加了报告会。同时,我们还举办了一个题为“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中西方文学交流”的小型研讨会。许多师生都认为这次学术活动很受启迪,学术活动做得很专业化,很大气。这个学术活动的三篇论文,分别刊登在《云南大学学报》(社科版)和《思想战线》上。在昆明的学术活动完成之后,我便带着佛老和晓红到大理和丽江考察观光,同时完成我们的学术对话的计划。在大理和丽江,我们三人上午工作,下午游览。时间安排得非常紧凑。我们每早对话的地点,都在佛克马教授的房间。有关我们

的对话,我事先拟定了一个简单的提纲,话题涉及面较广,可在实际对话中,有的话题被引申出来。文学教育、后现代主义、文学通则、科学与人文等等,张晓红除了做翻译以外,还要发表自己的观点,忙得“叫苦连天”。好在晓红是个学术工作狂,不工作也不舒服。晓红的英语非常好,有的学者可能出于赞美而认为,她英语比汉语还要好。我想从口语发音上或许如此吧,她的英语确实讲得很好听。晓红是我们三人的纽带,没有她,我不能自由地跟佛老讨论文学、哲学、美学、文化等各种学科的问题。我们有时候的讨论,是在车上或任何随意的场合进行的。有时随意讨论的问题十分精彩,可惜没有录音,都随风而去了。

我经常带专家学者到州县旅游参观,对我来说,这种事情多数情况下是一种负担。可我永远忘不了佛老和我们在一起度过的那些时光,在大理的游船上,我们一起沐浴着洱海的阳光歌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佛老这位当年的临时代办,学会了许多“文革”歌曲。我们纵情地在游船上歌唱,《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大海航行靠舵手》等等。许多游客觉得很奇怪,这个老外怎么会唱中国“文革”歌曲?

我每天晚上有深夜阅读习惯,总是睡得很晚,第二天哈欠连天。在船上,我总是尽情地打哈欠。每次佛老都跟我幽默一下:“开船了,开船了!”因为我的哈欠的确有点像开船时汽笛的声音。

大理州政协副主席、州民政局副局长寇铸勋先生给我们许多帮助,他把我们安排在民政局宾馆。那个宾馆是新建的,很舒服。我问佛老怎么样,佛老说,床比昆明的软和。我跟他开玩笑说,云南大学的床是学术之床,自然是硬的,回去之后,要不要换

一换呢？佛老连声说“不”。他像个儿童一样，笑得很纯真——一种真正的思想家的本真。佛老在大理突发奇想，说我们的对话应该命名《苍山夜话》，他想起了邓拓（马南邨）的《燕山夜话》。我和晓红都说：妙哉！

到丽江，我们仍然是早上工作，下午游览。第一天晚上，我带着佛老、晓红去观赏古城夜景。走了一段，佛老激动得双手握着我的手，非常严肃地说：“李森，谢谢你把我拿到这里来。”晓红和我自然要笑了。佛老能阅读汉语著作，但口语说得不是很流畅。他非常喜欢丽江。那天上玉龙雪山，我很为他担心，毕竟年逾古稀，又来自欧洲低地国家。可他在山顶上精神爽朗，如履平地，很有大人物的气派。我跟晓红为之赞叹与欣慰。结束丽江之行，我怕佛老旅途劳顿，建议他乘飞机回昆。佛老问，我们的车怎么办，我说当然是放空回去。他坚决不肯坐飞机，说这样太浪费了。他坚决要坐车返回。我想，什么是人文精神，这就是了。什么是真学者，这就是了。

大理丽江之行，连驾驶员我们一行四人。我们戏称“四人帮”。驾驶员张师傅因为属于工人阶级且又掌握着“方向”，故曰“王”；佛老地位高，当“张”不让；晓红为唯一女性，喜欢女性主义，自然为“江”；我恰为末座，只有“姚”了。说到底，或者人生乃是严肃认真的玩笑，只是这个玩笑太大，往往不是自己开的。

在荷兰，我们三人的对话主要在莱顿的张晓红寓所进行，而最后一次关于女性主义的对话，是在乌特勒支大学佛老的办公室进行的。我们的对话都安排在下午，上午佛老要在他的办公室处理各种学术事务。一方面，他正在领导着一个大型的国家

文化项目,另外还要随时处理来自各国学术界的信函。佛老早上从阿姆斯特丹家里驱车前往乌特勒支大学的办公室工作,中午又从乌特勒支驱车到莱顿。晚上,我们有时还要乘着佛老的银灰色标致轿车到鹿特丹吃中餐。一天之中,佛老要驾车跑四个城市,我很怕他的身体吃不消。可他仍然谈笑风生,既优雅又幽默,常呼我为“昆明的老教授”。

有一天,佛老请我单独到他家去做客,这既是西方人私人性的最高礼节,我也很想拜见他的夫人蚁布思教授。蚁布思女士是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总体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曾任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理论委员会主席。两位教授对我非常客气,先让我在阳台上休息。问我喝什么,我选择了喝柠檬水,还吃了腰果。然后,把我引进书房,让我看了他的藏书和一些物什。那天晚上,两位蜚声世界的教授请我在阿姆斯特丹一家中餐馆吃饭。蚁布思问了我一些个人家庭和生活的情况。晚餐后,佛老开着他的标致把我送回莱顿。那天,佛老还带我到梵·高博物馆参观。我看到了梦寐以求的许多大师的原作。梵·高的《向日葵》、《自画像》等原作自不必说,还有塞尚、莫奈、马奈等大师的许多作品,特别是马奈的作品,专门有一个很大的展厅。许多作品我过去连印刷品也从来没有看到过。

我很喜欢荷兰,整个国家都一尘不染。城市都不大且相距很近。城市和乡村连接一体,没有城乡结合部那种肮脏地带,也不喧嚣。城市直接连着牧场、田畴,随时都好像刚刚朗诵完伟大的牧歌,陷入虚静的回味之中。运河交错,四通八达,让人感到心灵和生活没有什么障碍需要去推倒。我曾经想象过的人间美景,在西欧国家我看见了。还有比利时、法国的乡村,我也看见

了。我似乎听到了雨果、巴尔扎克、笛卡尔、斯宾诺萨的影子。自然和人文如此和谐,语言和精神如此自由,一种伟大的文明如此让人惊叹。莱顿是个美丽的大学城。牛顿、爱因斯坦也曾在莱顿大学工作过,笛卡尔等人曾在这个城市生活。我被邀请访问这所古老的大学,感到非常光荣。

莱顿大学邀请我访问的教授是曾任汉学院院长的科雷(Maghiel van Crevel)先生。科雷先生是张晓红的三位导师之一,是她的“老板”。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诗歌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有一天下午,张晓红带着我在莱顿大学图书馆参观。在图书馆外的运河桥边,我们正在拍照,突然与科雷不期而遇。他用普通话喊我“李老师”,很亲切。让我感到惭愧的是,他的普通话几乎讲得比我的还好,且有京腔的味道。想不到,到了异国他乡,在口语上我还是中国的外省人。科雷在中国诗歌界当然是大名鼎鼎的,多年前我就读过他与马高明一起翻译的《荷兰现代诗选》。科雷教授请我在莱顿的“教授俱乐部”吃饭,我也曾在张晓红寓所为他做了一顿简单的中国餐。他吃得很爽,胃口大开。在“教授俱乐部”,我还与 Mineke Schipper 教授(晓红的另一位导师)、莱顿大学汉学院图书馆馆长 Hanno Lecher、翻译家李梅(Aurea Sison)等朋友见面,进餐。在陈萌红老师家吃烧烤时,我遇见了荷兰汉语翻译家 Mark Leenhout,还有汉学院的汉语教师章因之,她是晓红的另一位好朋友。我们在这位美丽的才女家度过了一个非常难忘的傍晚。

写到这里,我跟张晓红通了一个电话。晓红告诉了我佛老最近的一些情况。毕竟是古稀老人,身体不能过度劳累了。我又想起与佛老在荷兰初次见面和最后离别时的情景。我到荷兰

时,佛老还在意大利度假。他从意大利赶回来,一见到我,就拿给我一叠荷兰全国通行的公共汽车票,同时也给张晓红一叠。荷兰的公交系统四通八达,非常方便。离开荷兰的那天傍晚,我们在莱顿郊区吃了中餐之后,他的银色标致把我送到寓所。我注视着高大的背影,眼睛和心灵都湿润了。

2005.7.7 昆明喜鹊庐

目 录

友谊与对话(代序)—————李 森 1

文学教育和后现代主义————— 1

中国当代文学个案—————16

文学通则面面观—————23

物质时代的文学功能—————43

阐释和分析—————55

文化问题—————65

先锋艺术—————75

隐喻问题—————92

现代性与文学艺术—————103

女性问题—————116

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

——张晓红春城采访李森—————133

佛克马的中国情愫与文学研究

——李森在乌特勒支采访杜威·佛克马

—————164

11月21日晚上

佛克马教授在宾馆房间里沏好咖啡。他说：“我借咖啡向李森和张晓红致意。”我们三人闲聊了几句，开始了云南之行的第一次对话。

文学教育和后现代主义

佛克马：

首先，我想请问，中国各大高校中文系的招生情况如何？学生人数在增加还是减少？

李森：

现在，中国大陆的大学在普遍扩招，所以各个专业的学生人数都在增加，中文系同样如此。中文系是最传统、最稳固的文科系，历来都是学生人数数量最多的文科系之一。各综合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人数有所增加，师范大学全部都设有中文系，而且有的理工科大学近几年也设立了中文系和艺术系，招收文学和艺术专业的学生。因此，即使受应用学科、流行学科的影响，个别大学减少了中文系的招生人数，但总体上，中国大学在校中文系学生人数是在增加。当然，在校中文系学生数量的增加并不意味着文学这个学科受到重视，也不意味着文学在中国当下社会